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四

藝文志

碑記

皇清

副使張維赤捐修漢劉昆祠碑記 洪之傑

生乎數千百年之後與古人邈不相及而畢然高望
汲汲如庀其家事此豈有所為而致其情而實有所

為而致其情者所為先民是程惠我人斯也觀察張公由給諫出補荆南副憲下車未及三月釐革諸大奸弊士民咸加額相慶中有舉漢以來如劉公諸傳人以致美者公乃喟然而嘆興曰吾治何所逮於古者古者建官甚簡天子得以知其下之名實而不肖者無敢以罔績冒功即如劉公令江陵傳者但反風滅火一事而天子以為異徵史官書之以為美談至今人念之不忘豈非其所治者善所感者深而有以

永之於無窮乎若稱劉公則得矣吾何有焉雖然吾
治無所得於古而民情則何所不逮於古也今去漢
既千數百年矣民之稱劉公者自若也祠廟而俎豆
之者自若也於以見人心千載一日而三代直道之
行也若順民心之所欲為而妥賢祀於已往垂景行
於將來其新劉公之祠焉而可衆皆忻然曰唯公於
時捐資為一邑之倡檄闢其荆榛雜沓而鳩庀之吾
因嘆公之任江陵者承行火之餘烈而濯之以清風

迄於今燭火熄矣君子之德著矣窺其意恒若弗敢
當劉公至乃為之祠以志其嚮往之意夫劉公見知
於天子而公以直言顯當世為今之良憲司揆之古
人當不知何如萬口喁喁必有能道之者茲不詳錄
而述其修祠之始末如此

重修武昌府儒學碑記

蔣永修

嘗觀都會之地教化之本也畿甸無論已外如長安
汴都建業武林及楚鄂州諸首郡其士習文治必為

屬郡邑所不及雖下邑絃誦多可裒採亦間且中歇必
不如省會都人士數百年不衰蓋節鉞監司治化之親
近賢士大夫舟車之往來經史諸子之書所聚會而道
德仁義之徒挾鈴鐸訪遺逸者必先至其地以察風氣
之聚散觀文物之翕闢故所見者大所通者遠所聚者
散殊合上下四方之氣象精神以成其學此豈山陬海
濱之國所能較彬雅論明備哉今獨於武郡有傷焉余
順治初宰應山嘗來此間見其風流都雅詞章鬱勃尚

氣節而重禮義足為百邑宗余意三四十年後當必有
遠如費禕孟宗李太和馮當世近如郭明龍吳磊石賀
對揚熊芝岡者張楚軍也余去且十年楚之官於京者
日寥寥劍佩窮山百室不若也余訝曰是誣我已余歷
豫章暨於越又且十年輒有問輒所答如前丁巳余奉
命督全楚學政比至楚詰朝進謁文廟俱頽傾剝落瓦礫
荆榛殊深愴感余始悟茲人文之所由衰也三代之下
其所以維繫人倫隄防名教者恃有孔子耳無孔子則

必無君臣父子則必無兄弟朋友夫人心善因彼以為
聖人之居荒涼若是是褻聖道也聖道可褻亦何所
不至因之為渙散因之為攘奪因之為背叛而欲使
人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文彬彬乎其可觀者我知
其無是理也故雖治化之跡具在賢士大夫經史諸
子道德仁義之徒去來其間者亦未嘗絕而入則無
聖道之歸以為感發而徵驗夫日納於聖人之門以
教人而尚有不從乃繫屬之地未聳觀瞻徒藉此陳

跡泛涉以望人之奮興者則斷斷乎必無之事也余於是惻然憂惕然懼以創葺為己任因請於前撫憲張公並告方伯徐公及同人諸君子皆幸曲為措置共勸是事所愧余線才綿力百計經營未能獨就日為中道之呼加以軍供旁午匠石支離展轉二三年間日冀月月冀歲未易竣厥事也今幸

聖靈在天又值今撫憲王公庚申秋仲祭戟初臨鼓舞整葺踵事增麗櫺星泮水易腐滌污聿觀

厥成余心少慰然而未也當笙簧久曠之時其
沈淪已甚天機真性未能驟發況都會之間易
為興感亦易為汨沒彼且視治化之跡及賢士
大夫經史諸子道德仁義之徒以為尋常而紛
華靡麗又非外郡可比則日侵而月蝕之雖寢
食宮牆恐無補也噫余所司何事而抱此無窮之憂
乎因語司鐸王子石子曰我輩既身任師表務實心
實意知天地間惟此一事而此一事在我彼胡安定

者獨非人傑乎哉其教蘇湖也當時即取為國學法人至今稱之亦以其所為者乃天地間第一事豈獨至今稱之雖萬世稱之也今獨不能為安定乎意惟計生徒之多寡以廣學舍量室廬之遠近以為期會分文行之科比才智之等程騎射算數之能各有所領如院長然各有所分如科曹然課藝有期設備有時給假有規其最優者列聞當事不率者夏楚勿惜凜凜不可犯循循不可亂則教之興也至於五經書

史類而通之漢魏八家廣以設之而又考居家之淑
慝察涉世之正偽省退處之隱微行之三四年間則
學之成也目今撫憲以教化為己任藩臬諸公皆勤
勤於風土自為條設廩餼時加獎藉且推行各郡因
以上其事於

朝廷其必然者也余用是諄諄其有不盡言者則亦推
行其不得已者爾王子欽命石子永年因請而勒諸
石

光化縣重修儒學碑記

蔣永修

光化襄屬之僻小邑也蓋漢鄆縣於春秋時為穀國穀固今之穀城而光化又穀之分邑歟吁細甚矣其地狹則其治簡故其為學止得比小學不得與大縣等予督楚學政於襄凡三至而四試焉其隸光化學者始至通計文武庠不過七十餘人四試之新進者文不過益十四人武十六人而已而其間年老物故凋零耗敝者數又畧相等夫

國家之建學也不以地之僻小而少異其教凡詩書禮義之俗皆欲使之與上國均然而聞見隘則教化微生徒寡則董勸鮮雖欲振興扶助其道無由戊午春吳子世祿既秉鐸茲土入其境杼然徵其徒寂然而且登

先聖之堂造諸賢之室率皆棟宇不備風雨飄零不禁慨然亟圖整葺而二三弟子員鷄衣百結半菽不充無可與計事者比庚申吳子且以報政遷國學去矣

慮既去則無有繼厥志者乃捐貲勉成之經始於庚申仲冬訖工於辛酉季冬既成則請記於予予喟然曰賢哉吳子之為教也夫教之事有三其上正倫紀厚風俗其次課以正事程以文詞然欲使上而習焉則必為之羣居為之館舍為之尊嚴之地為之誦法之所則廟學其重矣廟學未建雖法立令具終不能使賢愚同趨風俗一致廟學建矣賢者既有所奉而趨即有愚不肖邪僻之徒亦皆望其途而思企履其

域而弗敢越且夫吳子之為教則又具矣甫登席卽
條議風化人心數大事皆確實可行而又訓諸士以
經術文藝彬彬然有古君子風教武士以鄉射俾服
習於內志正外體直之義而不競於力繼乃就是役
以躬率先諸士子雖寸絲斗粟皆踴躍以爭赴而惟
恐後則皆平日之教化所及也且吳子深冀夫教化
之或有繼起而加勵者而茲役之不可以不及身而
為之也故亟亟焉圖之予故曰賢哉吳子之為教也

吳子逡巡謝曰此固家大人之庭訓也予又為悚然
改容而記其姓名於石吳子世祿字大秩今候補國
學

重修漢陽府學碑記

李昌祚

漢陽府學在府治之西形家言為別山沔水之所凝
匯而此地獨鍾其秀府轄僅二縣爾其間理學節義
功業名賢輩出即今科名之盛上第高科世家名族
自卿貳翰苑清要諸路以及府州縣專城之屬甲於

他郡果人地傑靈相應而然乎粵稽舊志明萬厯丙午增修時鄉之大夫士欣助之費甚鉅先中憲為之記厥後寇訐兵亂殿廡祠署鞠為茂草過此地者未嘗不歎歔感泣而且力之不逮也

國朝建官以來沿加葺除曾有來真山乞言於先文介者卒以取財浩繁功遂中輟今三韓楊公來守茲土政行民愛百廢具興至謁孔廟乃周視咨嗟毅然以復修為任捐俸斥贖量工計日不數月而煥然一

新釋菜禮成走書於余曰願有記也余少遊於斯學
矣兩世先公且有言曰余雖養病泉石間其何敢辭
古先王之教人也禮樂以養其志器數以習其節其
用人也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故其為
士日有事於俎豆筐篚雅頌聲歌而其志常有以自
下速成躁進之氣除之既盡即終其身抱道而處與
其生徒揖讓嘯詠於山澤之間訢訢侃侃未嘗一日
馳騫乎外也苟出而圖吾君臨民而切如傷之懷赴

義而有恐後之羞其所漸漬者然矣一旦當國家疆場之事戡亂定危文事修而武功備煌煌史冊先王之寓其意於庠序使人樂其教之大成而養之有素固如此其深遠而無窮矣後世學校之權不重禮崩而樂壞器弛而數失士子朝夕之所誦習者章句所揣摩者聲名上之所求者在彼而下之所應者在此僥倖取效於有司則以為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怵之以威而色變誘之以喜而心動者何也中無主也

不自知其教之不率而復怨其用之不蚤矯語巖穴而內多可欲之實甚至指重道尊賢者為迂病貴貴尚齒者為諛釀為風俗有識者鯁鯁焉憂之蓋越孔子之道無以垂法於天下後世也今者

文教隆於上勵精圖治務崇實用乃嚴其途於進取仍專留一師以為表率漢俗素稱淳龐理學節義功業名賢之流風未墜諸士多才砥礪躬行一返於古無徒使人謂漢陽之盛獨在科名以仰答

朝廷豈弟之化楊公今日修復學宮之意其於為政也
誠知所先哉楊公名必達號聲振中憲大夫知漢陽
府事

明鍾祥令蕭漢殉難碑記

李起元

世之論大忠大節者莫不以死國為上雖然節一也
而難易實殊或戰而死或守而死或從容就義而死
是故免胄趨敵馬革裹屍奮不顧身者能之面著數
矢而不動舌截一劒而弗降視死如歸者能之若夫

力竭城亡引領待刃刀鋸迫之於前爵祿餌之於後
七日而水漿不嘗百折而腰膝不屈題詩明志引刀
自裁則非學問素明卓有定力者不能也余於蕭公
獨有嘉焉公諱漢字雲濤江西南豐人幼不為章句
學殫心諸先賢語錄每念古人成仁取義輒色飛神
往其生平大志可知矣丁丑成進士謁選得鍾祥令
鍾祥郢附郭巖邑中州冠擣荆襄戒嚴公下車即清
保甲積糗備飭樓櫓具飛礮治火器日討國人而訓

練之暇則進諸生談藝勉以忠孝其於簿書獄訟遇
事風生而天性恬澹矚然不滓為楚循良冠壬午寇
決濁河灌開封遂大舉汝寧荆襄皆望風潰除夕犯
郢公謂中丞宋公曰彈丸邑天子之新豐也橋山弓
劍實式憑之惟有誓死以守與城俱碎爾且郢居上
游石城不保則沔漢氣奪建瓴而下郢城危矣請以
一死厲三軍之氣可乎登陴誓衆石矢雨下賊少却
頃之衆復合督攻益急雲梯直逼城下勢不可支公

易袍笏坐樓中指揮自若已而城陷中丞宋公一鶴
引佩刀自刎畱守沈公壽崇以詈賊見殺公遂被執
賊衆擁至偽帥所強之跪公瞠目詈曰憾不斬汝萬
段我朝廷強項令而俛首於盜乎偽帥怒以刀臨之
公大呼曰速斷吾頭忠臣寧怕死耶伸頸就之了無
怖色偽帥揮執刀者退誘之曰吾知汝清官能降我
當不失富貴公復大呼曰我血性男子而向賊求官
乎又強之食公却之偽帥知志不可奪令幽之吉祥

寺有偽叅謀弦圭者又誘之曰守死者腐儒之迂談
行權者達人之妙用公毅然曰為人臣子而從權三
綱淪九法斃矣遂閉目不言勺水不入口者七晝夜
忽索筆寺僧書楊椒山臨刑詩於壁擲筆北向伏地
大哭潛取沙彌刀自刺其喉以死藉令貪生之念微
動於中安能從容就義若此舉國聞之莫不痛哭如
喪考妣賊亦為感動收其屍葬於寺後云至順治乙
未閱十有四載有詔旌明末殉難諸臣余從士民之

請上其事於按臺張公朝瑞公遂拜疏得

俞旨與宋沈二公俱祀名宦漢陽司理鄒公二瞻為公里人又同籍適從直指行部安陸拜公墓慮昔倉皇收葬舊棺朽敗更治美木易之啓棺顏色凜凜猶有生氣買舟載歸其里葬之公一腔熱血洒於鼎湖當畢命之時豈有他求哉然精忠大義感動人心能令凶慙斂刃叛寇瘞體迨至時移代異而父老隕涕而明其事舊友洒泣而求其尸輶軒之使採輿論而拜

章

優卹之恩獎幽忠而崇祀皦皦焉與日月爭光可也嗟
乎世路悠悠友道不修久矣榮枯偶異遂有掉臂不
顧者肯歸亡友之骨於數十年後二千里之外哉昔
顏杲卿之死張湊獨得其髮歸之其家千古猶以義
士稱之而鄒公獨能以忠臣未朽之完骸歸蕭氏其
意卓越為何如乎余故併揭之以告天下後世之為
人臣為人友者

宋中丞墓碑記

金德嘉

嗚呼此明故巡撫都御史鶴峯宋公之墓也公禦逆賊李自成之難以懷宗癸未正月死之順治乙未歲直指張公上其事公乃與故承天畱守沈壽崇鍾祥縣令蕭漢並入名宦祠云自成之陷郢也畱守罵賊見殺令絕粒七日自刺而公則引佩刀北嚮刳城上葬公處距城三里許倉皇揜坎不成封也二三故吏勒斷碣以志其姓氏蕭令死瘞吉祥寺側越十數年

其同里鄒二瞻官漢陽理刑從巡按行部郢以其骨
歸葬南豐而公墓獨在郢土人所謂三里塚也有墓
客高姓者後公死墳與公墓相望其子某歲歲當寒
食節輒用瓦盆盛麥飯酒脯挂紙錢行哭先旅公墓
而後及其父墓也故吏某某走會哭哭已相與飯飲
公墓前去如是者歲以為常公死垂四十年故吏皆
老斷碣亦且漫漶矣於是醵錢代石易豐碑焉屬德
嘉為文以表之德嘉與同邑舒逢吉讀安陸郡志至

三忠傳而泣下霑襟也憶懷宗壬午賊決濁河灌大梁捲甲南向汝鄧襄樊破竹矣當是時公豈不知承天之難守哉顧念興獻弓劍寢園國家根本也且地踞沔鄂上游萬一如古睢陽死戰沮遏賊鋒蔽遮江淮以存天下即肝腦塗地如飴爾而竟齎志以死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沈畱守時註吏議方杜門聽勘不得與封疆大計而第以一死報主上也亦天也初公以藩叅分巡荆南道日擐甲走馬練試帳下敢

死士遇酒人劍客折節下之散金錢資給無筭前後
戰豐邑坪斬首三千餘級親戰燈草坪斬首千八百
級合擊桐城舒城間斬首四百六十餘級勞緒著聞
一時無比間語及某債帥黷貨冒功逗畱逸賊狀輒
面赤目眦鬚髯戟張嘗侍楚王讌斗酒螭肩啖且飲
畧盡王左右顧曰壯士命撤豆間腳餽恣鋪之酒酣
耳熱抵掌天下事激昂慨視纖趨矩步齷齪細謹
書生蔑如也督師武陵楊公倚以為重因上言公邊

將才可大任以是仗鉞撫楚撫楚而死楚庶幾哉不
負武陵矣舒生曰余遊漢中漢中人為余言方流寇
躡秦隴時則有興安金大夫登陴堅守五閱月卒保
危城而勞憊以死宋公素號知兵以開府之力守承
天顧身與城而俱碎何耶德嘉淚涔涔下也曰嗟夫
宋公視先大夫同志耳而賊尤劇矣當是時州郡縣
道望風潰者不可一二數大將軍擁百萬之衆大者
侯次者伯始未嘗不干城腹心而後乃逡巡首鼠不

用命也身與名泯滅即何面目見公等地下哉嗚呼
公往矣至今猶凜凜生氣萬世而下且有識公墓道
者嗚呼豈不毅然烈丈夫哉人又言畱守死妻某子
某殉撫軍自刎血淋漓皮肉猶屬一走卒侍公旁且
哭且加刃焉而後絕嗚呼公之走卒亦烈矣夫公名
一鶴鶴峯其字順天宛平人懷宗三年鄉舉以會試
副榜官教諭遷丘縣知縣擢兵部員外郎出為天津
兵備僉事改汝南兵備駐信陽進副使調駐鄖陽遂

撫湖廣一時同死者三人而公與蕭令墓皆傳獨留
守未得其葬處哀哉

重修廣濟縣儒學碑記

張仁熙

康熙十有七年戊午博士先生汪紹遠始司濟鐸見
學宮傾圮慨然有重新志而是時義興春齋蔣公督
楚學故事學使者按部一臨郡庠講業公兼臨邑庠
即屬庠不克至修舉必悉於是湖南北以次報葺顧
謂先生曰吾讀水經而異濟焉夫江以海為歸而桑

鄺註江乃止濟之青林積布地何也近採楚風輒首
指濟濟先後多博學隱君子而治舉子業者亦惟濟
最彬彬焉豈其有崇仁南城之產玉蟠石簣之儔乎
惟爾訓濟賢曷諗諸翼日告以所得賢大夫士之宜
祀於鄉者蔣公核實同日記之歲大比錄科者皆知
名士次年壬戌金子德嘉售南宮第一蔣公則大喜
曰吾固知濟之鬱而光也雖然先聖靈爽憑焉惟爾
訓濟賢學官之葺非子誰肩矣出二十萬錢付之乃

益捐數年糈而鳩庀之封木千章瓊甃髹堊蠹薨宛
液之屬卽竹頭木屑佐之家貲而槎自武昌咸以供
僱直堅緻宏麗費不下六十萬錢蓋不藉紳士一傭
力一型釜鼎峙皇皇視湖南北乃倍也工成紹遠顧
退然謙謙不自居召邑弟子員告之曰非遠之能也
其蔣大夫之鑑於水而無畱景也抑大夫非其鑑之
謂瞻鬼然者而知琴瑟書冊之藏也翬飛跂翼騫檐
於天秦岱仰之日月麗而雲漢之昭也非馭娑井幹

比也廉隅立則卑頑祛第除淨則理性明行績樹則
室堂作粵樸斲丹蘄隨地而是也望宮牆而胸焉豈
大夫意哉其以是為模以是為範矣仁熙作而嘆曰
善哉先生之言蔣大夫也顧所自樹立弘矣先生訓
濟六年禮賢植能以家振士困阨至不給於殮和而
介不苟私毫髮即例歸首宿裝者悉出以嚴聖座旁
及諸儒先名宦鄉賢歲時祀事齋遯維虔學地為前
令侵者請於上悉復如故而持義斷斷無假借士靡

不好音懷之微先生又烏能勝任而愉快哉閱之八章曰松楸有舄新廟奕奕言先生之與大夫有成也泮之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言先生育士而士能推以大也於是多士賦棫樸之全而飲酒以樂之焉是役也工甫興而鄖子之命適賁先生不少倦晨夕蓋先生避名敦實勤於始而不倦於終者先生誠固然也維邑令陳公肇祉博士長蕭芳各捐俸助工而籌畫勞勩者則諸生舒峻極胡之俊張佳崑楊齊

聖等也

龐居士洞碑記

張仁熙

從鹿門灘舟中右望鬱翳而深秀蒙茸崦落疑有隱
君子出沒於其中者茲何地也耶臨其澹漁網集焉
捨舟登岼樹與屋雜人復與樹雜曲折行夾道門二
里許上數十丈或曰此龐居寺矣寺亦隱樹間登始
見之最後一大樹生石上可數圍寺從洞名洞居寺
右徑愈崎竹樹愈密門階甃砌昔人殆匠心焉洞門

古樹異藤隱黝三面曲鬱草花木石隅堂與房規矩
不必以方圓矣入洞顧平敞中供佛列華嚴尊經前
可經行鐘鼓有供龐居士像夫婦坐上座左子右女
意如當日所稱團團頭者後有房有庫有寢室下平
如掌上紆衍若屏蓋冬溫至熱夏涼至寒住僧以秋
仲入春仲出或稱鴈僧焉佛燈澈宵旦是夕予與僧
茗飲香籬間漏下二刻始入宿洞內時方孟夏僧輒
怖曰得無苦涼然猶可臥夏深則冰雪矣翌日從右

下數十丈一洞砥可坐臥如上洞稍隘門臨平地兩大樹黛色參天光反照入洞中皆青翠沿而左復一洞深不測徑愈隘今半沒泥濘不可入二洞之背即上洞所列竹樹花石曲堂奧房地噫崆峒靈怪至矣哉居士名蘊事馬祖得悟婦子女各有名字初隨父宦衡棄金而隱其居是洞無歲月詢之僧既不能知而士大夫亦無碑記詠歌及之者是日也天欲雨洞口雲四合垂垂覆人予急走鹿門道僧隱逸持楮墨

索予題咏將以勒之洞中予告不暇且去

鮑照讀書臺碑記

張仁熙

使邑有山盤旋周遭蜿蜒間厠抑揚隱躍逢迎錯愕
有楓杉松竹橡櫟之饒有奇石溜河堪岩怪洞之樂
其膏腴可高卑而田也其淵池韜涵澹灩可採汲而
濯也浮屠羽客伏彩匿形之流瓢笠而間至焉宜其
為隱逸所棲遲而文士墨客所偃仰朝夕而狎也而
况乎志錄所紀載有六朝之秀如鮑明遠者讀書其

上者耶然而徑斷野草屐噓資施荒惑於嶠岬蒼莽
矗雲屯霧之中者幾數百代尚各一亭祠又況乎狎
而棲遲而朝夕者耶客曰顧野王臺在亭林在硤石
和靖臺在虎丘昭明臺在招隱段文昌董仲舒臺在
南龍華在廣川皆濯濯列載籍茲明遠之來斯臺也
何晦也不可不知而紀也張子曰噫難言哉夫明遠
以文士顛倒顯晦中以至遇害而沒也史誌之矣傳
稱明遠與妹令暉以逸才起東海尤長樂府冠絕一

時既而以詩干臨川王為秣陵令已事文帝為中書
舍人帝好文多忌照至累旬自晦最後事臨海王子
頊為荊州叅軍頊敗明遠死今讀其行路難梅花落
東門輓歌松柏諸篇淒斷哀怨有零落不偶之悲焉
意其人頓挫沈憂類非知道者然紫陽稱明遠才健
盡變選體為太白諸詩祖腰鐮倚杖之語倔强不肯
甘心而雜記復云照作白頭吟自傷清直芬馥謗起
鑠金意其人即不聞道類不至如沈休文顏士遜者

與夫其令秣陵宦中書以迨叅軍荊州也皆有志載
若夫仕於黃梅與夫卒葬於梅而讀書是臺也歲月
誠不能以深辨然則照之於斯臺也蓋暫也雖然古
人遇一奇歷一境歲序山川皆雕繪不自秘惜今觀
明遠一登大雷絢文骨肉風煙千里咫尺毫端而吾
輩不能搜紀載詢民隸發幽興几席間又安在與野
王和靖並立今古也哉夫明遠之於臺也暫而都人
士又罔與狎而棲遲焉則臺之晦宜也故曰難言也

臺在東衝第一尖下妙嚴庵側上數百步大石方廣可亭石下小洞容六七人旁立大石數仞如砥他石挺密壁峙而理臺以下書帶草離離也蓋茲山之巖麓縟翳綰錯者類各釋其曲房奧阼以戟立於臺之兩旁而一尖如屏如幕五峯當面烟月蔽虧江湖之流匯者雲翔玉照周旋明沒而報於臺不佻不雜是故永偃仰眺聽於茲山者未有如臺之最者也既與山僧謀所以亭其上退為文以記之

修築黃師隄碑記

劉環

邑治襟江帶漢隄為外郭東起車水隄抵沔界西則黃師隄直接江陵嘉靖年間大中丞陸公督築亦名陸公隄云累土若阜蜿蜒百餘里悍與江敵兵火以來隤圯過半己丑冬初邑侯蘭公始蒞任嚴檄增修比庚寅盛夏諸水驟漲東西潰決勢欲嚙城值大觀察彭公行縣爰同我侯誠禱水遂回減克奠厥居於斯時也沈竈產蛙野無青草所幸政通人和自遠慕

仁果布米鹽流溢市廛民攜持襁負以就口食災而不傷惟是決口工大費繁公帑民間無可借助不得不起泐糧土乃杜絕一切僉報兜攬侵牟坐討積弊據實在厥經炤糧起土升合勿敢容隱炤土赴工尺寸皆有坐載管押即用里排收報一用串票度丈尺仅高卑均多寡區畫既周謁諸上臺僉曰善每嘗衝風冒雪往復拊循見之詩章有云假寐難成夢獨憐荷蕢民至誠藹惻沁人心髓一時樂事勸功靈臺子

來不啻焉委督者捕衙王恪勤有加教護屬工務堅
且厚凡五浹旬工遂告竣計築隄若干丈尺用土若
干並按覈不爽銖黍而衆不朽之績在焉名賢經濟
舉一事而衆美備類若此侯善政種種修築其一也
隄大工並舉者三茲最其一也厚其防者周其利觀
成在指顧者康阜在年世是可歌而頌矣系曰維邑
辦方含夢喻雲迴瀾扼險艮以巨墳經始者誰中丞
陸君國有庾廬野有耕耘嬉恬既久飛塵掩霧悵悵

慄慄載肅其羽以日以年匪瞻匪顧弱也欲植呱也
需乳明明我侯壓紐胙茅衽席鑊子綢繆危巢林萃
翩羽渡徙魚休寅清一德顯比上交昨歲盛夏天吳
不戒鯨蹙百川罌腥九派告以允翕牲以駢牯灑沈
澹灾憲旌所屆咨傲一堂盱衡撫膺水毀何其土堅
則勝昏正而裁大工其興久安至計侯克祇承迺屬
耆老迺明約劑粒米寸土胥闕國計公爾忘私刑故
無細法明意美功敏疇惠以茲巨防嶭嶭戕戕緣西

壁立百靈所呵斷蛟屹柱刻犀恬波彰往憲來峴首
摩挲

重建嶽麓書院碑記

丁思孔

嘗觀古君子之出而服官也將以宣達正教又安士
庶則必竭其力之所得為以務其力之所當盡而時
地之說固有所不計焉夫時有緩急則寧羸舉絀無
絀舉羸是也地有難易則先其重者大者後其輕者
小者是也然亦言其大槩云爾若其修舉廢墜之心

則有皇皇然無敢以宴安者今

朝廷勵精求治宵旰不遑凡所嘉惠元元者固不利興
害剔纖鉅畢洽而必以興起教化移易風俗為首務
薄海內外亦既文德覃敷聲名暨訖矣頃者滇遊犯
順負嵎於衡湘洞庭間肆其蹂躪仗

王師之奮揚威武不旋踵而底定而莅治茲土者敢遽
以禮義之教望之靡敝困頓之民俗哉歲在甲子余
恭承

簡命來撫湖南經其野田尚汙萊入其城市猶墟落欲
一旦起瘡痍而登諸衽席殆憂憂乎難之況於廣教
化而美風俗又豈易為圖者然余深念士為四民之
首如隆古以鄉三物而考其德行道藝今雖不可以
驟幾要其可從事於學者當自文義始爰是告戒九
屬令府州縣有司博士各課其士而彙其文以上至
長善二邑則親臨府學集而試之初覩其容色憔悴
或且纓絕肘見有觸目愴然者既而閱其文猶可觀

始嘆士之失學未有以教之也而教之不行又無以
養之之過也攷楚志長沙舊有嶽麓書院為宋張南
軒朱晦庵兩大儒講學地於時遠近嚮慕絃誦之盛
比於鄒魯前明屢為修葺兵燹後久就圯殿廡祠堂
鞠為茂草矣余乃上體

國家典學師古之至意謀所以復之則與藩臬道府諸
長吏約節其祿食慮事鳩工因其舊址經始於己丑
秋仲而聖殿兩廡齋舍成招致生徒肄業其中設膳

餽廩每月課試者三手自丹黃甲乙之為多士勸越
丙寅而高明中庸諸亭又成藏修有所游息有寄負
笈來學者日益衆余又恐其養之不繼也捐俸購田
三百餘畝以資膏火擇諸生老成者掌之然不重以
朝廷之明命虞其久而或替也乃具疏章凡再上仰荷
俞旨丁卯春

親灑宸翰書學達性天四字扁額並十三經二十一史
經書講義遣送到山固以重道崇儒昭我

國家右文之治而興起教化移風易俗之意實於此
寓焉嗣是而

御書樓講堂庖湑復次第告成所費不貲民不知興作
之累而余之心力亦已殫矣學者競相激勵不獨登
賢書捷南宮者若而人即窮簷蔭蔀屋亦漸覺觀摩
興起而余調撫中州之

命下矣諸生不忘所自乞記其事勒諸貞珉余謂之曰
為人臣者奉揚

庠命凡嘉惠元元之事其為庠為富為教道固多端茲
特其初緒耳其何足記諸生曰夫子之為此將傳之
無窮也若作梓材既為樸斲又必從而丹雘之繼自
今墾辟之土被野烟火之氣滿郊誦讀之聲遍城郭
時屢豐矣民安堵矣後有來旬來宣者鑒於茲而踵
事焉日漸月摩士因文藝而登器識民亦感慕而知
廉恥教化大行風俗醇美豈不重有賴乎余曰唯唯
否否古之教學者文辭云乎哉必也六德六行六藝

咸備於躬乃論秀以升功烈聲名於是焉出余行矣
多士勗哉有能繼朱張兩夫子之遺緒講明性天之
學蹤軌前型扶掖來哲仰答

朝廷作人之化余實有厚望焉是為記

重建甕子洞虎子磯鐵練碑記

劉應中

楚之水大於洞庭而險於辰河沅桃接壤之間有所
謂甕子洞虎子磯者崇崖峭壁兀立如削為舟之所
必經既無鳥道仄徑可施絳簾又無巉巖縫罅可用

鈎挽春夏泛漲水愈高而石愈怒舟必停泊以俟其
平稍觸之未有不漂流而傾覆者固辰河之一大咽
喉也訪之故老知其處舊有鐵練蓋善士廖翰文之
所施也鑿石平挂半崕舟至此逆挽而前足不勞而
隨舟以進故能無停滯顛覆之患其法固甚善遊宦
商旅之食德固已舊矣既而歲久廢落餘其半復值
變亂之秋有恐其利舟楫者而去之欲阻水軍前進
其計誠拙余叨守是邦慨然修舉遂為之推廣其事

遍謁各憲咸蒙許可抵郡後遂力成之爰召鐵工計費約需千餘金用是鳩工庀材於辛酉仲秋設爐越癸亥季夏而成鐵練一百七十二丈計用鐵三萬餘觔其穿挂之法則於甕子洞之平崖獅子崖走船溪長灣頭腰眼溪以及上虎子磯下虎子磯與沙灣則各因其崖之廣狹平險以為大中練之長短而隨宜布置也其長大倍昔而品搭得宜扳緣實為利便其法較昔更為詳密復責令近崖地方隨時守護自此

操舟沂流者可無停滯顛覆之患矣爰將職銜姓名
詳列於石以垂不朽其穿挂處所與鐵練丈尺則泐
於碑陰庶後之官是邦者遇有缺落則循其跡而修
補之云爾

馬口橋碑記

黃利通

馬口當蘄陽之衢肩摩趾錯旦晚不絕於塗其地外
江內湖春夏水漲回流激射橋易毀而難成詩曰匏
有苦葉濟有深涉行路之難喟然望洋而歎矣蘄人

李刺史我平首傾橐為一郡倡鳩工飭材決月而事竣余聞秦有天下石梁之制乃興上世皆木為之木之壽以歲計石之壽以世計秦漢後之改作不必盡遜三代者斯其一也然木價廉而工省夏正十月成梁歲一舉事民不稱病後世野廬失職在官既無端責兼以物用宏侈無所得厚貲往往廢缺不修於是乎鄉先生之興建責與有司等嘗博考域中形勝以橋著名者若富平平津溫陵洛陽皆有鉅公主其事

光照圖冊其他亦各具地志中而李晟之於趙鄉無
病涉厥功尤偉今我平方刺趙州又與西平同系其
經理材幹為世津梁驗於一鄉卜諸一事亦足輝映
後生矣唐人伐木為橋少陵猶以濟川功許之今茲
之役與一二酒仙詩佛徘徊嘯咏其下豈使天寒白
鶴日落青龍之句孤行千載耶刺史子志南伐石請
記為書此以遺後之君子使知存心愛物於人當有
所濟庶幾護持補葺毀者可成成者不復毀此刺史

之志也亦卽州人之志也若夫捐助之衆工作之勤
錢穀奇贏之數歲月之始末尺度之脩廣例載碑陰
不具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葛位錫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五

藝文志

銘

漢

冠蓋里銘

有序

劉表

水經注宜城有大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至其

中刺史二千石鄉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

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曰冠蓋
里刻石銘之其詞曰

我峩南嶽烈烈離明實敷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
漢之英德為龍光聲化鶴鳴

九疑山銘

蔡邕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雲煙時風嘉雨浸
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於虞舜聖德光明克諧
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曰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

承泰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
託靈仙神

唐

陽華巖銘

有序

元結

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
而可家者未有也故作銘稱之縣大夫瞿令問
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巉巖其下可家洞開為巖巖

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嶺巔如闢溝塍
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
此懼人議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於戲陽華
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跼蹐徘徊

浯溪銘

有序

元結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滙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
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

巉雙石臨淵斷崖夾溪絕壁山石殊恠石丈尤異吾欲
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
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五如石銘

有序

元結

湊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巔均有
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有泉泉
詭異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其一目
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尊可貯酒石

尾有穴且如礮者又如瀧者泉可停澄匝石而
流入於礮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
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
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
怒龜出洞登山若坐於顛石則如乘惟彼靈槎在漢之
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波起如動不旌尤異
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朝陽巖

有序

元結

永泰中自春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
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戲巖洞此邦之形勝也
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命之焉前
攝刺史獨孤恤為吾翦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
為吾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為絕勝之名
已而刻銘巖下以示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

謂幽竒巖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巖絕巘深洞寒泉縱
僻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
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武岡銘

有序

柳宗元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
賊脅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
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
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

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
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
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
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
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遵化
革心無敢不讐母弟甥婿繼來於潭咸致天庭
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克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
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

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
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服聞公之去相與
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誇首級為已能力
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
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
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
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
如公之勤其詞曰

黔山之巘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披
攘仍亂王師來誅欺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
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
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
貽我子孫我始蠱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讐由公而親山
畋澤獻輸賦於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
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
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屏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

祝隣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
示來裔

宋

明白菴銘

有序

釋覺範

予世緣深重夙昔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
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不妨譬如
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
余心知其戲然為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菴於

臨湘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
寄曰菴中不著毗邪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
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何嗔於是隄岸輒決
滾滾多言然竟坐此皆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
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召魂魄料理初心為之
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
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電背覺

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
想永惟此心研味其旨一菴收身以時卧起語默不昧
絲毫不差蒙難而著隨孚於嘉

襄樊銘

李曾伯

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京湖置制使李曾伯奉
天子命調都督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
年正月元日銘於峴其銘曰壯哉峴脊南北繫壙壑幾
陵谷乾能決剝斯復千萬年屏王國

明

新寧石城銘

李東陽

維郡之墟中有夫夷地險且崎溪迴崗旋椎弁為鄰以世
以年築塊為城其上可乘居人弗寧圖初及終伊疇之功
噫我吳公惟厥庶官惴然務先蒸民再懼石城憑憑譙樓
鼓聲城門夜扃聖明大熙安不忘危惟古之規惟公南巡
有惠在民石城磷磷億萬為期何以永之責在有司

黃梅儒學記銘

黎淳

有嘉新學戴侯所葺孰振厥綱都臺有檄厥初庠隘上
陋旁穿燥濕不飭神罔降賢乃新斯堂人安其業冠帶
縉紳古訓是式乃完斯廟神安其靈樽俎旂章祭穆在
庭金節煒煌都臺來蒞惟德之造師儒咸會都臺有心
昭格神人旌能懋德庸激衆勤咨爾名山越暨嘉水安
奠此邦歲崇祀禮爾靈在地峻極于天弗鍾於人精爽
曷宣都臺有心山川鑒燭宜配崧高甫申是毓奎壁騰
輝江潢發祥郡賢福國丰采聿章凡爾邦侯毋替成蹟

太史作詞永歌帝力

黃州廟學記銘

黎淳

惟黃建學革故鼎新何以致斯國有其人穆穆王公神
綏爵位人在春風物沾時雨潭潭儒室士履典常鼓鐘
經史駿發福祥當其無事爾養厥躬官守言責蹇蹇匪
躬其或有虞爾身殉道臣終於忠子終於孝觀文成化
四海永清天子萬年吾道大行

洙江書院銘

林廷玉

主敬銘曰人心出入憧憧靡定業用就荒事罔或正奚以宰之曰惟是敬主一無適嚴肅剛勁太虛中涵湛然止靜萬事隨感一性順應作聖之功是曰要逕行恕銘曰仁為道遠造匪一蹴恕以求之是曰良術正己責人推心度物一公自持靡殉利欲形骸爾殊分願咸足惟日強焉功用寢熟萬物一體優優聖域修德銘曰人得於天五性咸脩奚以牯亡氣拘物蔽修之維何反同變異惟心是存惟知是致靈局中虛太空弗翳復焉執焉

罔虧賦畀充實光輝塞乎天地凝道銘曰太極之理無
乎不該樞紐萬化管攝三才人於是道何以聚之操心
究理修德是資德全於心道見於事充拓流行罔有不
至道不遠人欲之則是

文昌閣銘並序

李維正

蘄春南郭里許江有石磯突起唵呀桃花水盛
暴集沒頂舟行遇之輒敗或窒礙不得轉移旅
客凜凜不免是懼徐州守倣挈轡令舍之意搆

亭其上可容數人耳方伯吳公治兵於蘄廣盱
營表謀夷變而築宮乘水勢殺時周遭捷菑為
隄層累成基平正如砥建傑閣鎮之長年三老
識其處晝眠而過無復患苦初辨方正位厥位
當巽巽風上坎水下於卦為渙睢渙之水五采
成文號之曰績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文昌孰
能當此者乎閣祀文昌禮以義起也形家又謂
控扼下流山聚土澤鍾水水土演而民生蕃殖

更埤益學宮之盛自是入省試上春官得雋盛
倍疇昔登閣四望左有南山右有麟鳳二山後
則匡廬秀色遙可攬結前則龍津蘭若洲渚連
亘縈帶大江而下城郭廛市人烟氤氲林薄蓊
夢魚鳥飛躍比屋絃歌樓船簫鼓榜謳漁唱鐘
梵之音輻輳並至耳目不暇應接居者行者得
未曾有侈譚其事而州人陳茂才孺子索余為
之銘竊比張孟陽之劍閣云其辭曰

兩戒四瀆江河為尊自北而南湍悍長奔江有灩澦河
有龍門以遏狂瀾以奠厚坤峩峩橫石靳江中央乃召
匠氏削成四方象彼北斗戴魁六匡聿考新宮用祀文
昌如辟雍環如霞標揭上下往來巨艦細筏足不虞觸
趾不虞蹶氣無沈滯亦無散越載占諸易惟渙則然柔
順從剛在中罔偏血去惕出機得願焉爰假有廟利涉
大川鱗介游泳恬風澄波天時地利協於人和登高能
賦於茲婆娑仰觀俯察釃酒賡歌四民樂業既富方穀

思皇多士菁莪棫樸貴相理文司命司祿江神佐之盛
蒙提福作者伊誰新都吳公尸祝俎豆興誦融融離堆
砥柱竒蹟攸同史記令名河渠書中

岫嶠書堂銘

有序

湛若水

岫嶠書堂乃衡州祝黃門詠之所治以俟異時
同甘泉子居之也岫嶠峯在衡嶽五峯之外其
趾隆然實高出於五峯衡陽之勝於斯為最祝
子請予作銘歸刻之崖石焉詞曰

高高衡嶽祀融之墟紫蓋青玉可卜我居爰有岫嶠祝
子治之左右雙泉匯為前池維彼岫嶠隆趾銳顏五峯
拔地高卑較然堂開高曠坐收洞庭俯瞰湘流仰摩列
星磨崖勒文以定我卜祝子從予振衣濯足

周元公祠碑銘

廖道南

荆楚之墟翼軫所躔祝融截業九疑蜿蜒粵稽諸古神
聖誕育炎皇先物虞帝南狩靈氣顥景結為正祥日昭
壁緯斗煥奎章惟茲郡土理宗封域錫以嘉名嶽猷有

夷自周元公產自春陵月巖鳴鐸濂溪濯纓來攝於茲
肇創學制尋孔顏樂肇崇祀事太極有圖理趣淵源義
畫姬彖得象忘言發揮精蘊天人心學上承洙泗下啓
關洛五峯有記考亭用光宣公嗣音妙道益彰肆我皇
祖加意黌校鴻謨鉅典揭厥綱要迨我皇上銳情經術
睿藻天葩昭哉敬一睠茲湘楚曠世遭逢涵濡帝澤鼓
舞靈風龍飛大狩經營伊始命奐有輝丹雘其美新廟
奕奕聖謨洋洋俎豆禮樂絃誦文章凡我同人采藻思

樂緬思大道紹彼先覺

荆門陸文安公祠碑銘

廖道南

天生蒸民若有恒性惟后綏猷立極主靜堯舜授受心
學肇傳臯謨弼諧箕疇允宣孔孟而後聖言幽渺匪靈
弗瑩真知者少濂溪產楚二程從遊文安崛起來自南
州典郡茲土荆門增重蒙山嵯峨惠泉瀕洞時正講習
闡明道真易標羲畫範錫禹文城戒覆隍巖險爰設誓
清遐荒靖康恥雪堂開春令威福時陳弗虐乳獨而畏

高明即茲政蹟永貽南國甘棠勿伐井渫用惻貞哉柱
史憑軾觀風選茲形勝二泉之東中丞協謨乃偕藩臬
郡侯鳩材允彰休烈龜山在南龍潭在西內史作銘永
世有詞

誌銘

宋

連處士墓表

歐陽修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

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
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鰥寡孤獨凶荒饑
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
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威恩令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
此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
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
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而處士少舉毛詩一不
中而其父政以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

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
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糴而市穀之價卒不能
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甚急
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
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
長者不可犯也舍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
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
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

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
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
天聖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宋慶厯二
年十二月初四葬於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
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
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尚未遠使更三四世
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
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於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

乳母任氏墓誌銘

蘇軾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蜀之眉山人父遂
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
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
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
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臯黃岡之
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
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明

呂文簡公墓誌銘

張居正

萬厯庚辰元日豫所呂公卒於家訃聞上輟朝一日詔所司議卹典諭祭十有一壇遣官營葬贈太保諡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諸視常數有加而公之子祠部興周遣人持吳大叅國倫所為狀來請予志公墓而銘焉按諡法平易不訾曰簡一德不懈亦曰簡余與公司政府知公深公為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訥訥不

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
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牴牾其間無論彼己懜忮即
賢者各視所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乃世儒
嚶嚶猥小曹叅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
余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
定計畫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蓋誠所謂
不訾不懈者斯可以為簡也已上嘗手書賜公曰樞機
克慎曰同心夾輔知臣莫如主信哉按狀公姓呂名調

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西粵桂林人也其先楚興國之大
治人洪武初從軍戍天長後踐更桂林曰鑑者始家桂
林是為公曾祖鑑生綱綱生璋呂氏文學自綱始世為
郡諸生而璋以貢為徐聞令徐聞人尸祝之璋二子長
應陽早卒次即公正德丙子仲春母張夫人夢巨蟒入
室紫光煜煜寤而生公公生十九年為嘉靖甲午舉於
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癸亥稍遷國子
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京國子祭酒尋

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戊辰改禮部侍莊
皇帝講讀踰年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掌詹事府事壬申上初即位拜禮部尚書頃之上問余
孰可與卿同事者余以公對上在東宮亦雅知公端慎
遂召為文淵閣大學士與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
修穆廟實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書如故丙子一品
秩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建極殿公先後
歷官垂三十年兩守史局三任成均四歷卿貳春坊典

內制詹府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日侍講讀凡總修嘉隆
實錄者再分校丙辰副辛未典甲戌會試考者三所事
咸稱在禮部釐正典章自宗藩外戚中常侍不得踰制
有所希請諸曹郎吏凜凜奉職由大宗伯入內閣若大
喪大婚若宗親薦號若降人受俘諸鉅儀曠事咸藉公
相成以當上心上優禮公稱先生不名數命分獻郊廟
釋奠先師時遣中官給賜上尊珍膳兼金文綺乘馬什
器之屬不可勝計多自昔輔臣所未嘗蒙公故病肺又

患足痿顧念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劇戊寅秋乃疏乞骸骨上固不許諭留甚溫疏十上始得請賜帑金文綺乘傳歸仍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聽其子興周以祠部扶持公於家居一歲疾良已會歲暮公晨對客食飲如常日中忽不語越三日元旦自起櫛沐端坐卒年六十有四公沈密簡重人莫窺其際嘗游國學從祭酒永康程先生談名理後公為祭酒遂以永康學教授諸生先德而後藝以其身為型範為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模

擬性尤澹泊雖蟒玉未嘗去澣衣門無私謁所樹惟恐
見知所急惟恐見德頃平古田及懷遠府諸當事者皆
從公受策然公不自言人故無所藉以頌公公先娶朱
夫人一歲卒繼張夫人名家子能以賢孝佐公初第時
將父母邸中躬暨張奉匕箸上食惟謹夜中其父母咸
中煤毒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促之起者即與張夫人起
視則父母俱僵卧不能言急汲水沃之乃甦人以為孝
感久之以編修滿封父母如其官奉之歸蓋封四年而

奔父喪及禫又喪母哀瘁骨立後以少保總裁實錄成
贈大父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
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都會恩廕一子入
監讀書及卹廕凡三公四子長興周既舉進士為祠部
次興齊以公歸之明年舉於鄉次興文興武振振濟美
世且滋大周娶湖廣叅議宋廷表女齊娶太僕丞秦致
恭女文聘封川令陶泉女武聘興國吳叅政國倫女女
四少者未字壻舉人毛如綸諸生蕭如荏常任孫一嗣

簡聘延郡丞屠炳言女公雖籍桂林數往來道興國省
族展墓比其歸也視所治新第徘徊不能去又新構於
興國語吳大叅曰吾先君命諸孫名皆從興以示不忘
故鄉明年吾以其家來菟裘於斯矣會公卒不果公質
行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
焉銘曰稽古盛際同寅協恭百僚師師以洽時雍譬伯
與仲響和景從誠一無他深厚有容在漢丙吉今也則
公主少不疑仰德乃風內寧外謐波恬漠空史稱民安

時熙歲豐守和自近孰知其功我銘貞石以著樸忠

孺人朱氏墓誌銘

郭正域

婦德不踰閭余惡乎知孺人孺人適給諫李公三十餘
年有子若愚文士也悃悃款款其言不妄孺人卒而若
愚泣告余曰吾母之好善惡不善也於親暱疎賤一也
其處得意失意無分別心其孝母也垂死而孺子慕也
其治家也如鮑少君其教兒也如敬姜其約飭家人如
大姑母氏知道者也願先生誌之余不佞去漢城一水

而近漢中人士亦亟稱孺人賢孺人以給諫貴兩受恩
綸姓朱氏仁廟時御史朱文炳裔也舊家漢口御史卒
其子州守移小山巷世為明經博士再傳守憲補郡增
廣生娶張氏生孺人守憲教孺人如教子孺人幼有懿
德以隆慶戊辰歸於李食貧有年既給諫舉進士官中
書官門下省官浙西臬司階中憲大夫孺人從之跋涉
中外給諫茂年懸車又與偕隱凡人間顯晦得喪靡不
躬閱之矣孺人性儉約一敝袍十年不易三浣庚續帶

其褊矣有友人從遠方遺兒冠玉孺人急碎之曰家世
樸素吾何以教兒今易而服乎吾家男子讀婦人織計
口作業未有靡靡也兒婦輩稍偷惰戒之曰吾昔在田
間與若諸母作苦鷄鳴機軸軋軋未休啖橡芋尚不飽
若等嬉而食可若何孺人雖老不輟婦工甕牖醢醢皆
治之給諫在北時里中故人子多附之給諫返里中里
中故人子多叛去給諫不能平憤憤榜其門絕之孺人
曰市朝而來暮而散人情市道也彼皆親暱也親者親

故者故勿問其他給諫悟而解有兄弟與其庶弟相失
孺人掩面不視曰不義不暱吾不能覆也舅氏感其義
而難解有所親才而不遇待之有加後顯欲厚報孺人
曰吾豈哀王孫而食報也耶戊寅為給諫置側室裴後
又置側室胡又置側室董床第之言不及私故門以內
井井然而雍雍然孺人在家扃戶終日獨坐諸姑伯姊
子孫奴婢無不凜凜見憚若愚為諸生有名嗜學如渴
披服如褐出語如諾孺人戒之曰汝志勿汰汝氣勿惰

汝情勿躁吾五十年胸中未嘗置冰炭信斯言也孺人
之教子遠且大矣孺人生嘉靖辛亥終萬厯壬寅壽五
十有二給諫名宗魯若愚娶鄭氏繼娶鄭氏以萬厯甲
辰葬九真山宗文嶺塋銘曰產於儒家於儒相厥天顯
於夫子如愚子不愚生披朱死含珠漢之廬人所模真
之廬人所都

李得軒墓誌銘

郭正域

歲在癸丑余就都試門未啓予與公共坐街衢各問姓

名知為公也予試舉漢上一二知名士問公公皆不許
可似狂士及榜出公舉第六人文甚俊偉膾炙人口幾
為解頭而諸名士俱落第則才之不逮遠矣次年成進
士入中書舍人拜諫官旋出為僉臬隨以言者罷歸而
予始獲一第迺與公周旋則個儻丈夫也不似言者公
在林下久一意農事阡陌漸廣家計日饒晚年益好施
與幾乎累致千金而散之矣有子若愚舉於鄉有文學
為公乞地下之文按狀公諱宗魯字學仲一字維誠別

號得軒今從其在仕籍者先世江西玉山人今玉山有
治官氏李者是也宋初徙金陵徙齊安或曰宦齊安為
治官亦稱治官氏再傳崇陽徙漢陽湘陰里因世焉蓋
宋高宗南渡時也五傳伏八又八傳義則元至正人也
義好行其德人多誦之今武昌黃鵠磯岸漢陽大隄皆
義所捐貲修石上向刻有李義名義生敏忠敏忠生珣
亦好施珣生子潔子成潔生鍊是為公父後祀於鄉賢
漢人稱為鄉賢公元配吳孺人子三長宗儒次即公季

欽定四庫全書

清獻公集
卷一百十五

宗明公四歲通論語孝經屬偶輒應聲對十歲試郡邑
郡邑大夫大奇之鄉賢公竟用節俠以貧公從治田手
一帙雜犢牧間十八補郡弟子員為文多軋茁不雅馴
時人莫之許也公益發憤文日益奇戊辰始娶朱孺人
困於庠膠者又六年朱孺人簪珥盡脫給王父代族黨
償大家子錢一日與鄉賢公露坐鄉賢公持公泣曰吾
釜不再炊所為義極難而不倦者以汝兄弟在也汝不
偶於時吾且為世財奴笑公聞言若負芒刺稍稍抑下

其語近人遂連獲雋去為中書舍人凡五年庚辰纂修
實錄成改兵科給事中入直經筵督軍政考察上疏論
鹽法屯政九邊奉職無狀俱不報又疏論南京不應過
北考滿銓司惡之又劾大僚之不職者數人曾有督視
皇城之役而鄉人曾司空王少宰之隙作矣屬有讒人
交鬪其間遂出為浙江僉事公在浙纔一年為政嚴明
官吏相戒勿犯未嘗殺一人未嘗褫人一冠服壬午浙
兵變梗撫臣公所守郡去會城七百里旦夕不能達公

曰吾即提兵往救已為越俎况吾所職海防也萬一我
出有他儆可若何遂不往俄難解而前諸不逞之徒在
行間者官司不復能制所過縣材殘破諸道使者相約
縱去勿問恐復蹈前轍公曰不然是狃我也嚴為諭一
切小有犯者治如法杭兵橫行他境而不敢犯台紹二
府會新督府至有兵變公曰吾適在此不得坐視迺走
出掠諸亂民從擾攘間望台紹旌職則舍戈而呼後朝
廷論兵變事盡罪前失事諸臣下其事於新督府時新

督府為張公佳肩執不可曰亂兵倉卒七百里外不能
遽至迺得從末減調廣西蒼梧兵脩而公遂決意解綬
矣居林下三十年躬親畚鍤朱孺人佐之然性喜施急
士之難如弗及甲午戊申大饑先後所食蒙面緝屨之
人無算約費五千石有奇歲時掩骼之費如之所著有
西園樵話兵垣奏議若干卷既遭坎坷晚而嚴事張甌
山先生曰吾非甌山幾誤一生遣若愚受學焉他如建
祠堂勸義田設塾學立家訓里門火跪而以身為百姓

請反風者三矣鄉人翕然異之步過市中市人視其色如童子昕夕與諸生商確文字疊疊千餘言不憊寢疾不久而沒戒子孫以勿忘為善已瞑忽張目曰張君需我矣為汝暫留移時復眴愚曰吾去汝矣公生於嘉靖己酉卒於萬厯庚戌葬於辛亥元配朱封孺人先公九年卒子一即若愚丙午舉人再娶於鄭孫三長應槐郡庠廩生娶今四川提學叅議魏說女次應橘娶進士樊孝介玉衡女即公壻也銘曰官胡為乎不三旌壽胡為

乎不胡寧而髮未星而貌若嬰有田一成以興於仁有子高明萬夫之英有孫繩繩龍變雲蒸謂有意乎長生迺竟逃乎窈冥我有一言勒此佳城

劉小鶴墓誌銘

李維正

公名伯燮字元甫德安府孝感縣人府東有大小鶴二山公與伯兄以為別號焉其先臨川上頓渡人世受耕而貧莫能譜其支系獨周塘下灣有冢累累差大者曰知州公然名軼矣下灣五世祖貴瀛家小給生本旻弘

治時賈房山竹山問已來安陸治田廬居之娶於高生
寬德徙居城東任俠自喜嘗出見鳳於郊娶於榮生廷
相繼娶於周無子佐之者楊生知州廷贊舉人廷弼廷
相公父也善為星娶於方初舉公兄曰是必大吾門也
舉公曰是不利阿翁則奈何父尋卒公兄六歲公三歲
母育之良苦出就外傳日受千言少司寇何公遷見而
異之謂其弟曰若女有貴相此其偶也遂締姻十六為
諸生蓋大父母尚無恙而甘毳不具兄弟恒相持泣向

人借書中分之默誦繕寫不失一字乙卯春梁燕同窠
異戶有李姓者久疫遭公於道攬衣袂曰爾非劉某乎
適張天榜爾領解榜出果第一兄與焉乙丑兄成進士
令上蔡祖始卒公以力學病醫藥不效靜坐一室澄心
觀道乃差戊辰舉進士第六人具疏陳母節詔旌其門
明年祖母周卒奉使歸葬還朝除戶部主事改工科給
事中歷兵刑二科前後封事皆關國體其焚餘草中其
處置厰庫花布科條後人遵用之請復故督府胡公宗

憲官尤為縉紳所許高文襄以首輔領太宰報怨華亭
非時討諸臺省異已者以其門生為臺省百許人惟公
三數人非門生由才望得之無所徇又會江陵與新鄭
卻出公為陝西叅議守隴右所部二郡及衛所文武吏
千人地廣輪三千里煩猥填委公手口並作頃時而畢
兩造具鞫問必得其情乃已日昃不遑食郡城引郭外
渭水冬則冰堅不可致鑿四井九仞而及泉即有警可
嬰城自守矣商賈族處郊關城庠薄為增廓之相學宮

地不吉而有蘭若殊勝因易置壯麗倍昔召諸生肄業
其中時督課之名士輩出三年擢副使脩兵固原甫上
而洮岷番入內地戕我官軍勢甚張有詔興師問罪制
府石恭襄咨公公曰洮階東西相距六百里在階名武
都氏在洮名吐谷渾羌各有雄長不相下階番居大山
深箐以木為弓仗之上下石磴如獼猴不畜騎制許三
年一貢月朔詣州西廠市市猾欺之相構至掠子女圍
困守帥負固欺我兵衆無所用必陽示撫而刺得其間

道乃可議勦也洮番遡洮河而至河州近西海架木為屋覆以土角弓長箭甲馬甚精利騎而馳如飛每貢有馬有酥酪有刀亦與瀕河民相殺掠戕二守脩官我軍出則遁故必先守而出其不意則可議勦也石公深善其言遂屬公攝洮岷兵使事公請以總兵孫國臣率兵五千來討公介馬犯矢石為將吏先皆用命又悉其要害部落以熟番導入穴斬其魁咱咂等二百二十餘級移兵洮州至秀石關兵三道進斬首一百四十餘級縱

火焚死者千餘人紫氣亘天二十里所俘獲牛馬鎧仗
無算番恐願為白人領白旗者七十餘族論功晉俸一
級丙子監陝西鄉試所收皆知名士程式之文多所校
定已調雲南督學學政久弛上下相冒有不由里選而
遊鄉校者廉得胥吏薦賄舞弊若而人論戍左右凜凜
其教先行誼後藝文語具教滇抄中取士因才品不局
一格歲比士一周再閱歲凡再周饑不及餐御燈火至
旦其勤敏類如此鄉人按滇寵其衙前兒欲冒青衿公

執不可雖嚴恭肅公子竟無所私士瞿然顧化相砥礪期不愧為公弟子考績贈封父母如例宗伯殿最諸學使公居最詔晉俸一級已擢福建叅政便歸省覲銓部言諸藩轉餉使為枝官裁之候它除而伯兄方謝病里居母春秋七十公喜曰此殆以樂天奉我也亡何兄卒公憂思焦灼又懼傷母心避之垂涕浹衣袂枕席間無復宦情矣而有河南除念母出入庭戶思伯子無聊奉之宦邸稍遠耳目所治磁州冠蓋雲集又多盜桴鼓

不絕為清郵傳繕牆堡嚴警跡寬徭省刑盜息而民安
明年提調河南鄉試侍御史趙公倚辦公錄丈皆出其
手得士較他科為盛督兌小灘省里役費數倍歲荒民
棄兒於道懸金募人育之而開廩賑貸所全活者禱祀
迄今不衰明年擢廣東按察使將母來諭其疏畧曰臣
父早歲不祿臣母方生臣兄弟二人二十四歲守節臣
兄伯生以南吏部主事予假還里臣得離母膝下少效
馳驅不幸臣兄病故臣母七十四歲別無次男臣仕河

南去鄉土近母便就養廣東涉江踰嶺非母衰年可任
臣頃調攝失宜瘵火上攻怔忡貿亂母復慮臣為臣兄
之續乞長休告母子相依為命臣不忍忘母異日可忍
忘君惟上憐察吏部言令甲乞休官有勞績聞望者許
從新授里居劉某才堪世用志不阿時以母老辭天倫
為重俾按察使致仕病痊錄用報可亡何病痢謂其子
曰顏之推云吾家官不過四品若翁已三品未竟者留
之後人但不獲終事母死且不瞑孺子善代我為子吾

仕宦十七年未杖斃一人在淦陽時有犯法當遣臺下
檄重杖余憫其老免之其人遂逸大索不得一日忽自
首跪而泣曰小人畏死故逸度必不赦故自歸言於臺
得末減吾生平未嘗受一介不義物若母所知在隴右
成縣令某有聚納之失懼得罪屬取箱盛文移潛置黃
金二十白金二十其中詰旦始覺之白臺逮令下獄鄉
非經宿第麾却可矣余實代公守隴右相隨行悉其事
賊平公乃還治又欲以事入原州公所為開余若家人

父子初公癰以謹疾稍學養生家體浸豐澤飲噉敵健
兒力御奔馬簿書精覈法令嚴整銖兩之姦難欺監試
余得副公公監裁審確直指及藩臬長意見不一折衷
持論與余多符公同榜者得幸執政能立致人通顯公
不與接畧無奧援所著鶴鳴集新拔無凡語勁挺之氣
鬱勃楮墨間銘曰人薄文士短於政事假試一州即當
便躋公魁賢科詞華宏肆補闕拾遺風霜在字出之瑣
闡投之邊地黍苗雨膏甘棠雲庇劍無留行囊有餘智

周邦良翰漢庭老吏檇俎燕談指揮如意逖矣六詔聲
教漸暨辭放淫邪行戒險陂鎔鍊兼金調馴上駟文武
尹憲詩禮邵帥人薄才士自喜多易公勤小物大臣無
累五十慕親三公非貴以聚百順所養惟志友于詰兄
充衣肱被籩豆樂孺墳簞述吹戚戚莫遠沒齒循次鶩
飛鳥集豈鮮同類淡交若水避跡若臙室罕阿堵門拒
私饋望塵雅拜飲醇既醉內美修能九徵斯至殉道污
隆冥心求忤空谷駒返丘園帛賁公誠善藏天胡善忌

年甫踰艾仕無高位此俗情耳於公奚患終古聖賢死
歸生寄立言立名於昭百世有子有孫錫類不匱民間
尸祝去思勿替舊史石交周旋覩記据撫崖畧勒銘墓
隧郭林宗碑庶幾靡媿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五